

母亲的桃花源

陈瑛



母亲说起与父亲结婚时的模样，总是十分的纳闷，这属于女人一生中难以抛却的印记，就像心口呵出的那团暖暖的气。母亲娘家与父亲家隔着远远的山坳。母亲说，结婚那天，送嫁的队伍于微晨就开始跋涉，翻山越岭后，直到黄昏才走到父亲家，宾客已经远去，酒宴早已散了，而他们拜堂也已将近傍晚。母亲连宾客都没看见，与父亲便执手成婚了。母亲平淡而温馨的婚礼有些仓促、有些遗憾，但在母亲心中勾勒出的美好画卷却足足被她怀想了一辈子。

母亲在最好的年华里嫁给了父亲，那年她才18岁，青葱得能滴出水来，母亲没有什么文化，从来不知道执子手到百年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但温婉谦逊恭俭的旧式女子的德操却深深地刻在了骨子里。

母亲容颜姣好，性格温婉，却过早地从女子的身份中步入到人妻的行列，从此劈柴、做饭，浇水、种菜、挽袖调羹汤，母亲惯于做一个温良而美好的女人，这一生母亲都在尽最大努力做好妻子和母亲的角色。

母亲二十岁时生下了我，那是母亲第一次为人母，可是我的出生却害苦了母亲，出生时八斤多重的我，几乎要了母亲的命，在那个年代，处在大山深处的母亲哪里能够去往医院生产，不过是叫了一个接生婆由祖母和叔伯婶婶们帮忙，没有任何医疗条件，八斤多重的我折腾了母亲足足两天，最后产婆说要再生不下来，你和孩子怕都没命了。母亲听后咬烂了嘴，生生地撕裂身体后将我产下，我安好无虞，母亲却因此而落下贫血和子宫下垂的毛病，这个毛病一生都伴随着我的母亲，直到二十五年后，我已在北京工作，母亲来看病，我才知母亲子宫下垂的毛病居然已如此严重，不禁泪眼潸然，我的出生留给母亲的病痛伴随了她一生，她却从没同我说过。

生产完后，母亲足足躺了两个月才能下床，这种拆骨剥筋之痛只有自己为人母生育子女的时候才知

道，父母之恩，穷尽一生也是还不完的。母亲却从没同我说过她生育我时的苦难，直到在我怀着孩子要上产床时，父亲才将这些告诉我，让我学习母亲的坚强和努力。于是在最疼最害怕的那段时间里，我想着我的母亲所经历的生育之苦，我不过是重新演绎母亲的经历，反倒真的挺了过来。

母亲生育我之后，隔两年大弟弟出生了，之后小弟弟也出生了，母亲与祖母抚养着我们三个孩子。当弟弟们出生，我开始变得焦灼而烦躁，以为母亲是不爱我，心思敏感而脆弱，很长时间不愿与母亲说话。之后，母亲将我送到外祖家寄养，我一路上都不同母亲说话，那时去往外祖家要走很远的路，还要渡船才能到，就是那一次，我坐上了母亲的竹筏，却因为水流太急，我与母亲都落到了水里，母亲却在水中一把顶住我的身子，将我甩到了竹筏上，母亲甩得很重很重，我安好无虞，母亲却沉入江底，后来是路过的人将母亲救起，母亲才捡了一命。一个能让母亲用命呵护的人她怎会不爱。从此，我再也没同母亲闹过别扭，甚至将这段往事只口不提，但我却一直都知道，这个世界如果有人愿意为我舍弃生命，那么这个人一定是我的母亲。

我们在闭塞而隔绝尘世的山村怡然且安定的生活，母亲用满满的爱为我们筑起了一片世外桃源般的领地，而我们在母亲的关爱与教养下幸福成长，经历了孩提时代，经历了少年时代，直到求学后，我们与母亲相别，告别心中的桃花源和母亲厚重的爱，开始了漫长的分别。我们离开村庄，离开母亲时，她常常同我们说，等你们回来就会在香樟树下接我们，母亲好像过早地获知了我们归家的时间，总是在村口的香樟树下等我们，于是每每回家时，只要绕过前面的山坎，我们就能看见母亲娟秀的站在香樟树下等待我们回家。那时，我们都心照不宣，不管分别多久，我们都会与母亲相遇在村口的香樟树下，彼此安

好无虞地享受母亲宽广的怀抱。但很多年后我才知道，不是我们一回家便能在香樟树下看见母亲的身影，而是母亲为了迎接我们的回归，一直在香樟树下等待。

母亲今年四十八了，四十八岁的母亲却依然年轻，有着娟秀的容颜和最朴实的情怀，母亲做得一手好菜，从我上初中起，母亲就开始给我们姐弟三人带菜，那时我们都寄宿在校，母亲恐怕我们吃不好饭，于是每周回校时母亲总是挖空心思给我们做一些好保存又下饭的菜带到学校佐餐，这一带就是十年，伴随着我的初中、我的高中和我的大学，到而今走上工作岗位，母亲依然不忘在逢年过节时为我邮寄时令的肉食和小菜，甚至为了怎样保存菜色的新鲜和口味费尽心思，我生命的二十九年母亲的菜也伴随了我二十九年。

去年，母亲来京为我看护孩子，我为母亲做饭，母亲站在我身边看着我熟练的切菜、做菜，突然说：“第一次吃你的菜，妈妈很幸福。”我的泪一滴滴滚落在锅里，激起了呛人的烟雾，在母亲身边二十余年，母亲给了我 widest 包容的胸怀和无微不至的关爱，而我却在做了人妻，做了人母后才第一次给我的母亲做菜。心中责怪自己身为子女的失职，果然母亲就如同燃烧的蜡烛，一生都在用光照亮自己的子女，却从没想过要子女还报同样的光芒。

好在，我已觉醒，好在，我的母亲还在。爱还没有迟。

不日，母亲发来短信：“过年了，已经为你备下了腊肉熏鸭。另外，北地寒冷，就用今年新种的棉花给你做了一床厚被。脚上爱长冻疮，用花椒水多泡泡脚。家好，勿念。”寥寥数字，我抱着顽童稚子站在窗下，幽幽的兰花开在脚边，我的双眼却已模糊得滴下泪来。我的母亲哪里知道，在北方有暖气的地方，我已不长冻疮很多年了。

母亲的亲

张成林

母亲的亲
是亲爱的亲
是亲人的亲
从小到大
最亲的人就是母亲

母亲 娘亲
把我哺育长大
我无法报答母亲
给我的温暖和恩情
母亲的亲是一生的付出

亲 亲爱的母亲
我就是你手里的风筝
我无法离开你的视线
那条长长牵挂的线
紧紧握在了您的心里

母亲 是我的故乡
我漂泊得再远
也无法移动家的根
母亲在
我心中便装满了乡情

母亲 人间第一亲
如今已老了 步履蹒跚
我要陪着你走
让我来背着你吧
亲爱的母亲



里是流着血的。其实，真正粗浅的是我，应该砍到的恰恰是我的浅薄。而后，不记得是否买过杏子吃，可以肯定的是：特意去给母亲买杏吃，一回都没有过。

母亲走了，然而对母亲的思念却越发地强烈起来。若是母亲还在，一定会隆重地为她过一回母亲节，让她知道，那种无私的付出，不是应有的本能，而是值得仰视的美德。能为母亲想一下，母亲的幸福就会多一分。可惜我们没有改正的机会了，剩下的只有无尽的思念与深深的愧疚，这种愧疚就像是附体的魔鬼，会终生缠绕着我，使我不能轻装前行，这便是对我的浅薄应有的惩罚。

母亲节忆母亲

邓明华



又逢母亲节，想起母亲，真是满满的惭愧。直到前几年离开我们，母亲都不知道世上还有专门给母亲过的节日。而我早知道的，只是没习惯给母亲过罢了。母亲一生为我们操劳，而我所给予母亲的却远不及其万一，每每想起，便久久不能释怀。有几件事做得不好，至今不能原谅自己。

母亲在农村长大，虽未读过书，却也受大人的影响，粗通诗文。年轻时还当过几天小学教员，除此以外，一生都在操持家务。本该是个知识女性，却由于家庭压力，成了地道的家庭妇女。那时候生活窘迫，父亲一个人上班，母亲领着我们姊妹七个过活。家里所有人的铺盖，穿戴，买不起现成的，都出自母亲一人之手。每天，母亲做完三顿饭，收拾停当，就开始缝补浆洗，纺线纳底，直到深夜，从未停过手里的活计。虽然贫穷，衣服补了满身，可我们穿得都干干净净，利利落落，从未人前褴褛不堪。母亲过世后，在她枕头下还发现一沓新布片，那是她年轻缝补时，很珍贵的东西，现今虽然用不上了，可还是舍不得丢弃。老人家活了86岁，一辈子刚强、勤快，直到临终，自己的衣服还是自己洗，给她准备的尿盆也没用过，一直坚持自己上厕所。除了几次住院，从未拖累过我们。

改革开放后，我也上班了，日子逐渐好起来。于是，趁暑假领着母亲到北京转转。母亲

原来一直在家里劳作，直到把我这个家里最小的培养成人，从未出过家门，这回到了首都，自然觉得高兴。十几天下来，意犹未尽，嘴里只是叨念：“再来就不容易了。”我深知母亲没玩儿够，心里想着以后可以再找机会。转眼十几年过去了，我辗转来到北京工作，经过努力，终于搬进了楼房，有了自己的安身之所。当时确是想着把母亲接来小住，可是考虑母亲已年过八旬，多年劳累，积劳成疾，身体状况大不如前，我又住在六层，没有电梯，上下楼怕老人家吃不消，再加上还有婆媳关系等诸多问题，思来想去，终未成行。如今想来，懊悔不已。上次来北京是住旅馆，如今自己家在这里，母亲反而来不了，连我家里啥样都不知道，她会多遗憾！虽然母亲从未向我表示过要来，但母子连心，母亲的心思我最清楚，她只是不想麻烦我而已。

母亲临终前几年，一直想回老家看看，给姥姥、姥爷上坟。她的老家就在离县城六十里的一个村子里，母亲在那里有个快乐的童年，直到出嫁才离开。叶落归根，母亲想回去的想法再正常不过了。可惜，我们做儿女的当时并没有足够重视，我只是问过母亲几次，要是想去，打个车半个小时就到了。母亲并未坚持一定要去，我也就作罢了。现在想来，母亲其实是心疼打车的钱。那区区几十块钱，就挡住了

母亲最后的心愿，我若坚持一下，母亲肯定会去的，哪里会有这般的遗憾，回想起来怎能不令人唏嘘！后来，我自己开车去了一次，给姥姥、姥爷烧了纸，算是替母亲了却一桩心事儿。家乡的老人们听说母亲已经离世，老泪纵横，回忆起当年的点滴过往，慨叹不已！我想，要是母亲还在，那该是多圆满啊！

还有件事儿，那是更早些时候。老家的窗前有棵杏树，是母亲亲手栽下的。当时已经枝繁叶茂，树荫遮住了窗户。结的果实不大，味道还算好。父亲说挡住了阳光，想让我把它砍了，我也赞成。可母亲却说，结的杏子吃着方便，不用去现买。我说杏又不贵，买二斤够吃两天，还嫌母亲守旧，什么没用的东西都喜欢留。于是我便把树砍了，母亲没再说什么。随着年龄增长，我开始理解母亲了，越来越后悔当时的做法。母亲栽下那棵树，看着它由小变大，开花结果，就像看着我们成长一样，那应该就是她的孩子。我们与母亲聚少离多，而这棵树却每天在母亲的视线之内，陪伴着母亲。哪朵花被风吹落了，哪颗果子又招虫子了，母亲都清楚。她可以挑最熟的果子摘下来，尝在嘴里，那是幸福的味道。而我却自以为，是，只当母亲粗浅，没有去理解她的感受。还记得，在我砍树的时候，母亲在窗内一直看着，眼神是那样无助。我现在才知道，母亲眼里看着，心

我的岳母

张升平

初中了，我还住着又窄小又低矮的房子，最讨厌的是：屋子是建在河堤下面的，院子的地势比屋里高很多，晴天还好点，一到雨天，院子里的雨水就往屋子里倒灌，外边有水的时候，屋子里也有水，等到外边晴朗了，屋子里依然是湿漉漉的。环境影响着我生活，也影响着我的心情。学校为了照顾我，就让我妻子到学校做点小生意，挣点钱贴补家用。辛辛苦苦，惨淡经营，经过几年的时间，自己也有了五六千元的积蓄。家里有些钱后，我和妻就计划也要像其他村民一样，建

三间平房。当时三间房的费用大约要一万多元。自己当时已经有了大约三分之一的费用。我和妻就大胆地决定，开工建房！岳母知道这个消息，也是大力地支持我们。

2000年春节过后，一阵鞭炮声，正式宣告建房开始。建房的资金显然是不够的，我就用我家里的现钱，购买了没法赊欠的钢筋水泥，其他的费用，全部是赊欠着。房子建好了，包工头来要工钱，三千多块钱，没法解决，正急得没法，岳母把钱给送来了，不多不少三千多元，当时我的感激，没法表达。我知道她这三千块钱攒起来实在是不易呀。

没有岳母的帮助，房子是根本建不起来的！

岳母还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人。在她年轻的时候，绣花、剪纸、裁衣服，几乎没有她不会的，平时，村里有谁的儿子结婚了、女儿出嫁了，用红纸剪个双喜、贴个鸳鸯戏水的盆

饰，糊个吉祥如意的灯笼，都请她。平常的日子，她还帮一些妇女，剪个衣服鞋样什么的。

另外，她还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她在村里经常给人说和家庭纠纷、邻里矛盾等。

几天前，我去看望她，我感觉到岳母明显地老了，精神萎靡，脸色憔悴而且黑瘦。几个子女虽然照顾得也不错，但是由于她经常或坐或躺在床上，一点儿也不运动，身体机能都在一点点地退化，语言不清，神态呆滞，举止僵硬，只是她的视力和听力却很好，每次看见我和妻去了，就不停地流泪，嘴里说一些谁也听不清的语言。明显是在诉说，儿媳对她不好的待遇。可是我们又能说什么呢，只是安慰她！

我的岳母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多少日子了。但是我又是多么想，让这个善良可敬的老人，永远健康长寿呀！

第四种形态清单

序号	适用范围	实施主体	工作要求	判断依据	备注
1	党员受到党纪追究，涉嫌违法犯罪的，应当及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纪检监察组织 公安机关 检察机关	1.准确把握是否涉嫌违法	1.有犯罪行为发生，需要追究刑事责任。 2.相关司法解释为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立案标准。
			2.体现“纪在法前”，做到快查快办	1.符合已涉嫌犯罪、有证据证明涉嫌犯罪事实确已发生、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条件的，原则上就可以移送。 2.查实的违纪行为，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应当给予开除党籍、行政开除处分，即可以移送司法机关。 3.对不是党员的，其查实的违纪行为，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应当给予行政开除处分，即可以移送司法机关。	移送主要程序： 1.制作移交意见书。移交意见书的内容包括下面几个部分：首部、犯罪嫌疑人（违纪人员）的基本情况、犯罪（违纪）事实和证据、移交的理由和根据、结尾、附注。 2.移交案件材料。移交意见书制成后，连同案件材料和证据，一并移交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 3.移交涉案款物。将与涉嫌犯罪问题相关的涉嫌款物，随案移送司法机关。
			3.先行处分	1.原则上应在移送司法机关前（或同时）作出党纪纪处分。 2.少数经审理确实案情复杂难以在移送前做出党纪纪处分的，可先行移送，但应在一审判决前作出党纪纪处分。	